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何賁文肅公摘稿卷之十七

誌類

明故承直郎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蕭君墓誌銘

君諱義字宜之姓蕭氏其先世為臨江新喻人有諱燧者仕宋至參知政事其五世孫曰幽為袁州教授始家宜春之南隅於是為宜春人幽六傳至仲達君之大父也君父讓隱居不仕樂善好施子母徐氏君生而穎敏游郡庠積學績文華與實稱儕輩皆自屈服成化元年領江西鄉薦試春官累進累黜十七年

始登進士第明年奉命往營代藩塋事規畫井井功集而人不擾王賢之甚癸卯以母憂歸服闋授稽勲司主事勤於職任稽考精覈又三載以疾卒寔弘治已酉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娶鄧氏生子男二曰翰曰琡女一適邑人某孫男一君德性溫厚操履端慎執父母之喪哀毀誠盡與其兄處始終無間言宗族鄉黨指引皆有恩意表士及其門者多出科目自祿仕以來常以親未逮養為恨聞有分祿歸養者輒為於悒淚數行下已酉之春已得疾矣猶黽勉事嘗有諷其可請告以歸者君曰吾考績有期幸得贈

典以榮二親於地下歸未晚也將葬呼二子謂曰死生命也第吾賴父母之教以底于成而不能報此終天之憾汝輩宜力學以成吾志言訖而卒神色不亂縉紳知君者莫不悼惜其尤厚者若考功郎中張君廷式稽勳員外郎孫君志同既櫬其殯又謀其所以歸乃率翰以蕭君子鵬之狀來請曰翰卜葬在某年某月某日其塋在某地幽堂不可無銘將以累子予惜宜之而不能釋其何以辭銘曰

發之遲養之和奚年之長而祿之不多天命則然吁其如何銘以識與幽同世不磨

奉政大夫湖州府同知汪公墓誌銘

公諱貴字士達姓汪氏家廣信永豐之嚴池曾大父睢寧令諱景文大父諱伯京父諱某母某氏公幼質美年十三游郡庠已而父殁能佐其兄禁經紀家事不廢學業景泰癸酉領薦于鄉天順庚辰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以病告歸久之始起坐前奉使時常覆舟毀御批例外補出知崇明崇明岸海多風魚災且軍民揉居强弱不敵公至釐枯拔仆民力乃裕再藉丁內艱歸服闋值淳安令缺內相商文毅公輅其鄉邑語吏部用公補之邑多貴宦家豪右或藉聲勢撓令

肆姦治之嚴甚皆自戢歲屢侵盡力賑之民不病饑吏胥盗官庫物不貲廉其黨悉抵法考績赴吏部者再皆以最書尋陞湖州府同知屬縣上供之賦歲以數十萬計公催科有方事集而民不擾歷五年羣民相率疏請補公郡守則新守已除矣事乃寢未幾遂乞歸蓋成化丙午歲也弘治戊午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以疾卒配黄氏早卒無子継室楊氏子熚梅氏子炳熇熠側室施氏子爍凡五人熚早世炳熠充邑庠生女四人長適邑人程桓次適上饒鄭琨餘尚幼孫男五女二公為人誠朴不飾言貌衣食務自貶

以勤儉為子弟先敦尚孝友官淳安時嘗取道過家亟刱祠堂以奉先祀兄早世撫其二孤均於已子田廬即已所市割以畀之無所私其施於家者如是宜其居官從政之可紀也炳將以巳未十二月十一日葬公于墩丘山之原奉公友陳郡愽元綱所為狀來速予銘予念先伯父敏菴先世嘗同公領鄉薦有世講之好誼不可讓乃序公行而銘之銘曰近實遠華用植其身遷之于官亦阜其民德音不亡視此貞珉

陳節婦鄭氏墓誌銘

莆田陳節婦鄭氏之卒且三年矣其孫衛知事永彧

持其婦翁教授徐公所為狀來乞予銘益甫俗樊績
節婦之喪猶在殯永盛將諆諸其父澂以某年某月
某日合其祖尚衡甫而葬焉禮也予既重節婦之行
又以徐公之言可信不妄乃為敘而銘之陳鄭皆東
阜舊族其居室相比貲產相當節婦之大父宣平簿
孟年尚衡甫之父奉化簿季鄭其手德出處相類契
分相好也故奉化公為尚衡甫擇室而節婦遂嬪於
陳尚衡甫受室僅再朞偕節婦入京補大寧戍伍之
缺至福州遘疾而卒節婦罄橐貲治斂具乃訃告其
舅及其兄尚恭公以其柩歸遂旅中猝遭變故處之

中禮聞者賢之當是時節婦年僅三十有二遺孤澂甫晬成立未可知且姑沒舅老家政一出尚恭奴洪處節婦恩禮甚薄尚衙甫當有之産悉靳不與或謂節婦盍改適節婦曰未亡人即怕寒餓死異日何面目見吾先且吾夫之孤何賴而有立也況吾之力足以為養未必寒餓死乎自是深居房闥容不粉澤服不華彩母家雖咫尺闊數歲未嘗一歸家如里婦鮮有見其面者居常以售布自給祁寒溽暑紡績不休其奉養儉薄不求滋味遇尚衙甫懸忌之旦率澂薦祭誠腆如儀澂知學遣從耆儒黃可獻先生游其徒

也戒會元陳先生爲賓二先生素高介自重賢節婦愛及其子自是節婦之名彰于人人尚恭亦感悟始割其田畀之鄧婦年六十鄉人欲上其事節婦止之曰未亡人幸不寒餓死子之子亦已成人於分足矣敢他望乎及弘治初元縣大夫奉行即位之詔乃復以節婦名上事下覈實如例旌其門給復終身又十餘年節婦年八十有二始卒盖癸亥九月十四日也子一人印澂孫若干人長即永感次某某曾孫若干人長天齊次某某嗚呼婦以節爲大閑故一節而衆美備焉不辱其身貞也不負其所事信也念其親懼

遺之恥孝也鞠遺孤以永其世慈也備是四者以顯名於天壤之間謂之偉丈夫可矣而一女婦能之豈不賢哉宜銘銘曰恒貞之吉從一而終彼不有躬乃婦之蒙吁此陳嫗鐵石其心髡髦之念宂首如蓬委巷隱隱達于天聰門有綽楔過者必恭子老孫長始也孤童死者復生祁祁吾容幽宮之銘史氏是徵後百千祀令名其彰

明故嘉議大夫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墓誌銘

君諱昊字仁甫姓吳氏其先居撫之金谿宋以來代

有顯者六世祖名德始徙臨川之稠源高祖諱友恭曾祖諱孝成俱以隱德聞祖諱永昌封欽天監五官靈臺郎父諱英精於曆象之學仕至春官正食五品祿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贈恭人君生於京師少穎敏有志科第兼通詩易既連試有司不利乃用其家學補天文生成化間鄱陽童公士昂以太常少卿蒞欽天監事獨器君稠人中薦為五官保章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服厥命奉天勤民諸卿監皆出慎選君感激思奮勉於其職朝廷有大禮次擇時

日必躬自校覈不以委人或乾象告異必直書以奏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上於此盡吾心焉耳寮屬有缺必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員未嘗具備先是諸生以世業故多狎玩其官長漫無體統及君嚴立條教衆乃肅然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於奎軫與今之四正戾其陽經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陰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雖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北極雲柱差短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君言授時曆元起至元辛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矣儀象

於觀天最為失今不改恐漸踈而謬　詔下禮部議
如其說製木樣測驗久之乃鑄為新儀更二道環交
於壁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陰陽人素無月
廩貧不自存君請視醫生量勞逸差其斗食且復其
身勿事而天文生又復其家一人其廩食亦加於舊
焉印曆紙取諸外郡郡徵銀入市於京遼民牟利欺
公費多而用不給部奏君㪣定其價及官為收買例
於是宿弊頓除歲有覽剌君之孜孜職事皆此類也
十年以監正秩滿進太常寺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
[illegible]進太常寺卿四年六月[illegible]十一日以疾終於

歷事凡六十有三其莅監事者二十年忠勤廉慎
始終如一大夫士重其人莫不惜之配王氏贈宜人
繼岳氏封亦然子男三長珪先卒次瑤國子生皆王
出次璽岳出也孫男六人長鉦習舉業次鉞天文生
次釗次鍾次鏜次鉉君居家孝友中憲公與楊恭人
之殁拘於例不得終喪服墨衰未嘗廢禮事其兄昭
甫恭甚待群從子弟人人有恩處親故必歸於厚其
為監副時監正適缺衆以屬君於是童公休退久矣
君疏其賢不可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京禮部尚
書乞休退又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難得者

琛將扶柩歸臨川以某年　月　日塟　山之原仆
君之從弟五官挈壺正昇來乞予銘予與君同鄉知
君之行宜為銘也銘曰天行至健理最玄七政列舍
相迴旋明時察變職守專亡佐祐后承覺元存古有
訓命猶然太常慶位參贊于清堂雖譽誰能有先皇
眷君心乾乾職思修補敢弗虔官非旅進惟其賢今
不可作歸新阡為勒銘詩納重泉庶不朽者常流傳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張公諱憲字廷式別號省菴世居德
興縣巖溪之東溪東舊常產芝及公生芝不復有

鄉長老異之公自為兒時已莊重不凡游縣庠以給
事中約齋祝先生為師約齋樂易善誨見公矜嚴好
禮亦心憚之諸生會講時公或特入必曰祭酒來矣
鄉先達兵部尚書孫公允重公高年里居暇輒招公
講論竟日乃罷嘗謂人曰張其台輔器也成化四年
公年二十有三領江西鄉薦後三年壬辰登進士第
觀政刑部郎署意法比部長貳皆賢之會吏部選科
道偶遺公衆皆疑愕尋乃授考功主事蓋尚書尹恭
簡公讀公所試知其所養醇正而欲留自助也在考
功歷員外郎郎中凡十有四年廉慎公勤如一日勁

列流品必先志行過士夫之賢者輒以人材訪之有
所聞籍記惟謹課覈之際以參黜陟其人可用即疏
遠不相識必陰薦之考功以地望例遷卿佐鮮外補
者弘治初公資既深尚書王端毅公探所欲公曰懼
官之弗稱焉耳奚内外之敢擇乎遂陞山東左參政
行部所至興墜典釋寃繫孜孜政務宗聖公墓在加
祥蕪穢弗治公歎曰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命有司亟為修築併葺其祠遼東僻遠學政頗不修
公於簿之暇時即黌舍為諸生講說其好以經術緣
飾又如此在山東凡五年陞浙江右布政使鎮守中

官蠹左右詹民而攫其財公廉得其人置于理岳武
穆祠祠在西湖故有祭田二頃為勢家所據公檢覈畀
祠又訪其苗裔使占籍倚郭得食其租入以世其蒸
書焉交承例閱庫藏主吏報羨銀若干欲以動公公
曰杭人方吾讎貢以此助之豈非一分之賜乎吾弗
能竊取為自殖計也仍封識責之主吏陞順天府府
尹事雖旁午公處之裕如變請寬郵縱民以培植根
本旱則竭誠致禱雨輒應期久之望譽權豪德乎士
庶考歲賜詩有剗除奸蠹扶植善良之褒陞工部右
侍郎總理易州山厰極統部八役民數萬撫之之吏

自郡倅而下餘百員故爲姦利褁橐公曰近贖易行吾其可弗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餽篤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於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既而還蒞部事會今　上即位諸邊告急戶部言邊餉賴鹽課而其法久壞請遣重臣釐正之兩浙八閩以屬公遂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親歷諸場炎瘴無所避適三品九年考滿陞右都御史仍督其事事將就緒而賊璫專政議革巡撫召公還公畏瑾勢排佃于道久之始至又久之始得蒞院

事未幾復改南京都察院歷一年遷南京禮部尚書
瑾終惡公不已附甫月餘內批致仕瑾誅公最先召
用改南京工部蓋正德五年九月也踐任僅一年以
六年二月二日卒位享年七十有六　上聞訃嗟悼
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事皆如制公之先出唐相文
瓘其後有諱介者刺杭值黃巢之亂避地遷歙之篁
墩由篁墩四遷而至溪東則公五世祖元祐也元祐
第四子諱里國初以文鳴有著述號東山先生東山
子伯良伯良子貴承貴承子仲興於公為高曾祖考
公尹順天時贈祖考皆通議大夫順天府尹妣徐氏

吳氏贈皆淑人配俞氏封淑人德與公合子三人長
珂領順天府鄉薦次珩次琨縣學生皆好修力學克
承公志女一早歿孫男若干人文表文博公天資渟
雅學識本原平居習靜持敬無惰容無厲氣無謔語
酧應事物一於誠篤事二親至孝歷官中外四十年
以畏慎自將人莫能瑕疵之一言待親交寧過於厚訓
誨後進諄諄不倦從子巒經公指授竟成進士自少
至老手不卷釋所著有省菴稿公之卒也珂方就試
京師將奔歸奉公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
原偕子婁之兄孫孟陽持狀徵銘宏素辱公愛知給

之行願詩自度銘公宜無愧况先伯少条府君實以
李安妻琨於誼亦不可辭也銘曰嵗寒之溪演迤沖
瀜薫爲芝英産溪之東異人旣出瑞不物鍾爰有佳
譽聲於鄉董乃發賢科名位日崇冢宰之屬計吏考
功滕加淵隆我敢弗公端表澄源飾于其躬越在外
服術術如鴻乃尹京府乃佐司空乃長憲臺乃晉秩
宗功恒自考位必靖共旣廢而起恃我朴忠原曰長
慶惟公之宫勤此貞珉具載始終慶以善長百世其
隆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蒙陰李君之訃至京師其子太
僕少卿尚德守制歸將奉祔于城東先塋之次乃介
其同官藍君文秀來問予銘按光禄少卿李君遂之
所為状君諱恕字克己其先沂州人金末避亂來居
蒙陰之東門莊曾祖諱海元季主東門山寨善於防
禦一方賴之祖諱犹由省掾為廣宗縣丞以廉自守
其致仕而歸也僅二驢負衣物及婦子女皆徒行父
諱評有隱德母包氏初邑人不知問學君既成童亦
甘心於耕牧矣邑令聞其頴敏始强之為學官弟子
員歲餘通經廪食第三十有五遂貢于太學久之擢

修武縣丞縣缺令君署其事民有爭訟以情理反覆
曉之各悔悟罷去賦税第嚴爲之限輸者爭先文告
箠械幾於無用然源惡屢猾必窮治之歲大侵多方
賑䘏夙夜勤瘁富室感其誠相勸出粟所全活不可
勝計甫朞月以父憂歸橐橐蕭然服除改丞固始益
勵清節部使者皆優奬考然高抗不屈其性然也未
朞年入覲遂托疾乞歸時年僅五十有六蓋成化丁
未歲也君之出固也父老追贐於途皆却不受及抵
家語次及之太僕特擲秉筆以爲贐非無處而又出
於誠受之未爲不可也君作色以曰童子何知世悉

有施而不報者吾既决於歸矣而復受邑人之贈其將何以報之得無貽欺取之譏邪君所存純朴類如此蓋致仕餘二十年未嘗輕至城市暇則游田野以農務為業磽瘠之地往往化為沃饒又集里社耆民立鄉約十餘條如懲強暴禁[illegible][illegible]祀師巫闢佛老謹男女之別而嚴少長之序皆志於敦本厚俗又能躬行以表率之由是一鄉化服以違君之教為恥其平居家教尤嚴及太僕登進士授行人陞御史動以清修致勗白辭受取予爲有毫苟焉終身之玷不可滌也故太僕厲志砥行[illegible][illegible]克[illegible]而君遂受其封且世

年晚復見擢居鄉耆為善之報蓋有不可誣者云君生于宣德某年正月三十日卒于正德某年五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七娶許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勉仁即太僕次居仁邑庠生孫男三志紹志繼志緒繼紹亦邑庠生女一適寧津丞同邑闞公聖之孫虎塟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誰哉宦歸乃徒步二驢所載物可數廣宗之節亦良苦固始居官似其祖廉聲惠利肇修武余才自謂不丞負志有弗樂拂衣去明農我昔起農畝有餘之祉委我後升華歷要大門户恩封祿養天錫遐家傳清白惟一矩尚有褒章賁兹墓幽

明故奉訓大夫禮部精繕司署郎中事員外郎

唐公墓誌銘

精繕司署郎中事唐君原善予同年友也其卒也予方有晨星之感柩將歸葬君次子佩纍然衰絰介其同邑鄉進士張君謝夫顧君德彰奉翰林庶吉士陸君子淵所為狀來請予銘予為之泫然以悲遂諾而銘之君諱貞原善其字上世本沛人至宋有貴一將仕者從高宗南遷居華亭之白沙里曾祖諱環祖諱玉皆以隱德稱父諱墉以君貴贈車駕司主事母周

氏贈安人君自少穎敏淳謹為鄉先生所器重家故饒能自裁節務為清苦之行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自随見者以為寒士也游金山衛學領成化癸卯鄉薦登丁未進士以母憂歸服闋除兵部車駕司主事越一年以父憂歸服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弘治乙丑始陞主客司員外郎尋進署精膳司郎中事君不事表暴而才識内藴發皆中度其為進士時嘗奉命詣淛江分纂

憲宗皇帝實録循故事往報鎮守官之禮門中閉不肯旁趨取淛授門者即上馬去聞者以為婉而得體

其所來事實視他省最為精詳在主客時哈密貢方物數倍常而濫惡君閱之謂其使曰何為利我優賜易其物而增之邪悉以折估鬮其使者曰譁於庭君使譯諭之將移文邊關覈實且致詰其酋長衆乃愕然屈服在精繕時天下貢棻至例附其餘為樣棻而其實所司分取若以為私餽也君曰於禮與法上供物皆不敢私嘗戒門者弗入其餘蓋登第餘二十年迴翔郎署用不及究而卒實正德丁卯四月八日也得年僅五十三娶初劉氏贈安人繼陳氏王氏劉安人有男二長儒松江府學生次節保亦習學舉子業

女二長適松江府學生戴聰次許嫁宋冬官克輝之孫公選餘一男一女皆幼側室王氏所出也君厚於倫理事二親及其兄祚以孝友聞與人交不立城府笑語温然見者愛之宜有年而止於此可哀也已墓在金滙之原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銘曰氣醇而厚中存坦夷謂必有年而止于斯郎署盤桓未究其施所未究者予尚繼之俚辭叙德以慰吾悲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和尹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澄江先生尹公

以正德六年十二月一日卒于泰和之里第

天子聞訃悼惜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營塋如式賜

謚文和公子逵卜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塟某山

之原以宏公門下士也援以前御史歐陽雲所狀公

行屬為銘宏謝陋劣不為役竊念初第後見公公即

以彰大憲勗之曰吾鄉前輩以高科至大位者多矣

而學術醇正吾尤慕文憲頃予以為法嗚呼公之所

以待宏若是其厚銘烏忍辭公諱直字正言別號書

齋晚更號澄江尹世為泰和洪富里人其先有諱絳

者宋景德中以進士為天長縣大父諱子源求樂初

入翰林與修大典書成授福清河泊所官父諱奐重
晉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大母陳母蕭皆夫人公在娠蕭夫人夢巨蟒
入室其將誕也族祖仲玉仲謙見公家紫氣騰上以
為失火既聞公生相顧賀曰必此子也亢吾宗者兒
時穎異過人稍長為文詞逸儕輩皆出其下景泰癸
酉領江西鄉薦明年甲戌試禮部中式為第二人廷
試賜高第改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丙子五月
除編修天順改元奉命祭南海戊寅與修大明一統
志　憲宗御極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廟實錄初

景皇帝名號未定或欲從昌邑更始例公力辨不可
成化丁亥實錄成陞侍讀是年與校貞觀政要己丑
春祀四陵以務王主祭陪祀官循舊分行公言往者
兩大臣主祭故陪祀者可分王今𢔶諸四陵陪祀者
尚可分邪禮官愕然從之壬辰陞侍講學士所講必
附時政詞意誠懇
上每為感悞動容乙未陞禮部右侍郎南京地震廷
臣疏請修省屬公具藁所陳多觸時忌同列頗難之
公請獨任其責番夷入貢懇往年有遺賞數以萬計
或謂夷情宜勉狥公曰給賞據當時名籍豈有遺者

若一墮小人欺罔之計將來何以繼之未幾來者果踵相躡衆益服公明決宣府左衛請度僧行百餘人公曰是皆在邊副卒豈可空什伍以充梵刹手議通行諸邊禁止之丙申以父憂歸己亥服闋改南京吏部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請汰黜欽天監生徒之冗濫者值歲旱命大臣會法司讞獄過刻立異者往往猶欲覆勘公謂深求淹繫豈緣旱卹刑意邪由是多從輕宥蓋公所存平恕在兩京一再審錄閱其情有矜疑爲辯救得減死論者數人丙午召爲兵部左侍郎會貴州守臣奏叛苗劫甚猖獗宜合兵亟勦之

公言此必貪功生事者冀有所指取苗勢未必然也
力賛大司馬馬公請遣郎吏御史往勘卒以撫定其
所遣郎吏蓋宏先伯父諱瑄者也是年九月陞戶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尋加太子
少保陞兵部尚書賜麒麟衣一襲公感激
上恩益圖報稱又以首台萬文康公為知己遇事昌
言明辯無所顧忌裨益為多一時制誥典冊亦多公
手筆丁未 皇貴妃萬氏薨 上諭欲歛以黃且用
后禮葬公與同官力爭乃止時占城王子古来為安
南所逼棄國至廣東求援該部議令守臣送之還國

公言遠夷為強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為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矣宜命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勅責安南敦睦隣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屠公往由是安南歛戢古來得領封而還凡邊情緩急公臨事以意籌之多中肯綮夏不雨公與同官疏致旱之由

上為輟建寺工役省禁中齋醮放宮女三百餘人逾二日雨各賜宮扇一 上繪魏徵像書御製良臣賦蓋旌其言之善也尋以 皇子冠為宣祝使遂賜玉帶八月三日 憲廟上賓遺詔中有欲加一二

[illegible]舊章斥之乃止
孝宗既嗣大寶倚毗益切公自幸遭際盛時一意將
順凡弊政在成化有欲諍而未果者與同官書一疏
請以漸釐革天下翕然仰更新之化爲一月有旨欲
召用内監舊臣之在南都者公謂此非初政急務而
其機已不可遏乃上章引避温詔諭以朕初服方倚
卿輔成治理豈宜去及所召者既至公與文康盖不
可復留矣公歸老于澄江之上猶日以講學爲事士大
夫過者必被容接未嘗厭倦晚年體氣益壯步履如
飛少年或不能及盖居林下者二十七年年八十有

五而殁功成身退兼榮名盛福而有之世豈易得哉
元配封夫人曾氏側室丁氏皆先公卒子男三長逵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即達國子監典簿次通女
一適方伯王用之子紹孫男十五女九曾孫男四女
五公長身偉貌望而知其為台鼎之器襟宇潤畧論
議英發為文章豐蔚雅贍其氣充然與丘文莊公彭
文憲公舉進士為同年以博雅更相推服嘗同考會
試者二主考兩京鄉試及會試者各一鑒別精確得
人最多若謝文莊羅一峰　王墩吳文定尤號稱雅
傑之士平生著述甚富　有澄江集名相贊南

宋名臣言行録　皇朝名臣言行通録明良交泰録
與繼録門人受公之知而見於頌述者或稱其識敏
才克恒思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不為淟涊之態或惜
其孤立寡諧晚方柄用而未及竟其所欲為或謂其
文既見畏於人又自坦夷直諒蕩無城府而且剛方
果毅以臨事固宜人之忌之而又幸其得全以去茲
於公固非溢美而世之知公者亦信其然也銘曰金
魚遠與龍洲連　西昌出相古語然　皇明有作後繼
先東里之盛誰能肩師垣眉壽稱儒仙公復抗轍追
前賢瀛洲鸞鳳看騰騫迴翔書局入講筵詠江懸河

懋湧泉以入報國危惓惓善類自幸寡陶甄出佐三
禮仍亘銓兩京盤桓凡幾年持議棘棘心平平晚承
簡命居文淵典司帝制參化權其言如綸筆如椽遠
猷夷厲蘇黎元孝皇更化鋭解絃台比㫖立公居閑
贊襄棐迪孰敢專功成拂袖歸翩翩窮年兀兀親冊
銘殺青餘業多新編功未究者形於言榮名遐壽福
既全郎終有典資九原美哉兹丘愛且延逵𩔖有後
要諸天幽堂甃石銘吾鐫後㠯千祀蔡光昭

明故參政大夫通政司右參議王君墓誌銘

君諱萱字時芳姓王氏別號青崖生有異質七歲書

還目成誦十歲能文十六入邑庠提學憲使見其文以為奇之既冠舉弘治辛酉鄉試明年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自是益肆力於學館閣諸老見其文又皆奇之越二年拜刑科給事中會今
上改元正德太白屢見君謂弭災圖治貴以實應天令之要務則在戒因循廣聽納親賢臣而已蓋諸司有所建白少與時忤內批擲寢而不行此因循之大弊也故君首及之且其詞懇惻有所感動
上嘉納焉閱月又陳五事其一謂古人託人君言動今既名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則宜令編錄時政以

公是非用懲勸其四事欲懲怠玩以除盜賊禁科索以甦民困清究獄以廣仁恩去弊兢以振吏治皆時弊所當亟救者聞者皆稱重之未幾移病乞歸時逆瑾擅政以怨除都御史雍泰名君坐嘗薦泰罰輸邊米三百石瑾尋矯令諸請告踰年者皆致仕君遂廢處林下幾三年庚午瑾敗君復故職居兵科值四方盜起君條陳八事謂其患始於玩忽而成於豢養所以禦之者多非其人賊能設覆出奇以待我而我徒恃以不教之民兵宜屢敗而無益也且詔書有自相賑卹有司縣不奉行衛所雖設官軍而逋溺

既雖罪責不及今宜重蒙赦之詔開自新之路更用
良吏廣蓄將才屈群策募死士有警聽便宜調軍策
應不專責州縣庶群盜殄滅有期章下兵部多議行
之壬申以四川師久無功擇才往視衆以屬君君被
命誓必滅賊即條上機宜八事籌慮精覈類屢軍而
素講焉者至漢中聞賊勢未衰乃復以添設大將請
廷議用都督時源率邊兵鼓行而西又以總制屬之
都御史彭公濟物於是渠魁廖麻子喻思俸等詭請
聽招要我盡撤諸兵處其衆於開縣臨江市巡撫以
下皆墮其計欣然會奏以為奇功君方入蜀境亟移

書辨其不可奏至
朝廷幸賊解散且降奬勵之勑矣然識者謂廖賊稔
惡流毒決不可原且君奏未至亦不能無疑也不數
日君果以賊徒復叛聞乃停前勑用君言治主招者
之罪君以賊以招誤我且其黨駱松祥度三兒等皆
坐招而蔓也自是督勦益嚴諸將吏材鄙勇怯及功
過所當刺舉者銖稱鑒別不少假借當道亦諒君忠
懇言必見從時方用陳珣代楊宏為總兵而以藍海
代閻綱為副矣君復疏其不職竟以徐謙周誠易之
於是賞罰嚴明人思奮勵戰始協力與踰年諸賊擒

府悉盡蜀境乃平 上嘉君功擢通政使司右叅議
人以為宜君素羸弱緣軍務積勞益病丙子使荆府
冊封王子得便道歸覲二親久之始持節還朝妻子
皆留家侍養又明年戊寅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京師
春秋僅三十有七士大夫惜君之才未究于用莫不
悲之王氏初居臨川舍嶺七世祖諱貴元末徙金谿
臨坊曾祖諱忠以太學生任鎮峽寨巡檢祖諱吉輿
季弟僉憲諱稽者向相師友通五經以隱終父序領
鄉薦寧潼川州教以君貴累封通政使司叅議母曾
氏封宜人配胡氏同邑司訓鍾英女也封如姑子道

統女静玉側室潘氏子道行俱尚幼君自幼負大志以剛正廉潔自持其自蜀還會藩臬郡縣發視笥篋示不持軍中一物荊王循故事賻贈固辭遇事敢言如在蜀劾貪吏舉遺賢表貞烈請發帑糴粗賑窮皆非使指所急然得之聞見必吐乃愜性尤嗜學手不卷釋其詩平淡清逸為文章力追古人疏暢警拔奏議尤明辯峻厲纚纚不窮嘗極論軍中四害旁引曲喩切于事情諸老亟加歎賞以為非流輩可及有青崖集若干卷藏于家君與母弟刑部員外郎莫及太學生芹最相友愛君卒後員外君得請護喪南歸卜

己卯三月二日葬其里富家山之陽自述君行走人徵予銘以予雅知君也予不意君止此尚忍銘也哉然義不忍辭銘曰千金之骨雲征雷擊里視國都胡然中蹶大厦之支睨彼昂霄匠石心惻仆於狂飈烈烈王君逢時而達天固生之而乃速奪其文蔚龍施之廟廊經濟之功著於安攘年雖弗遐德則多有百世之長是為不朽

明故南京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縈字叔喬姓張氏別號固齋譜宗唐宰相文瓘其先由杭徙歙遂遷德興君鍾和里曾祖嗣彪祖璉

及顯世有厚德毋董氏繼吳氏俱以賢稱君自幼器
識不凡受詩學於從父大司空省菴公公寄之總角
入邑庠領弘治乙卯鄉薦試禮部連不利遊太學兼
通三禮尚書正德戊辰登呂柟榜進士明年授刑部
雲南司主事會逆瑾弄權士往往阿附冀逃禍弃或
見事釁生以希進用君與其同官有案皆歷懲器弗
時合且次查巡宰又根究獄卒所在實長吏及郎署
因循私役弗欲變所忤甚多竟中之用瑾例謂才洛
有甚群遷鳳陽教授蓋庚午之春也至則倘舉學政
旦夕不倦捐俸刻文公小學及敬齋箴太極圖解畀

諸生讀之欲端門習惡救瑾伏法更化起君同知歸
德一方利病多所興革當道才之適開封守缺代署
[illegible]會日起辛未四月流賊楊虎等將入歸德境剽
甚張後奉檄還州日練士為防禦計州新遷無城君
議取河夫餘價嘗乾沒於所司者用以為修築費而
躬親程督之四閱月而成冬初虎果率衆渡河君令
四境闔家入保而簡其精鋭入行伍一體操習與衛
司畫地而守賊来攻悉力捍之衛司或失守賊有登
城者矣君勒兵死戰家僮張海殁焉君首額俱被創
猶是奮拒敵未嘗氣沮凡斬首二十五級生擒三十

八名奪回被擄男女及賊馬衣甲無筭賊乃遁城賴
以全總督都御史韋菴彭公嘉其功以銀牌文綺旌
之河溢許州及通途東西行者告病又檄君疏導患
遂息在任二年累以廉能被旌奬之興癸酉春陞知
柳州抵任不數日決宿獄活死囚九人未幾以繼母
憂歸士民惜之丙子服闋赴部會順天鄉試簡入受
卷以勤慎重於諸公丁丑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司
員外郎未幾遂卒蓋五月四日也距其生天順辛巳
享年五十有七配張氏德與公合子男二長曾次佳
者邑庠生可繼君志孫男一德仁君[illegible][illegible]家孝友既貴

仕恒以親不逮養為恨事繼母如所生處兄弟集
皆得其懽心次弟槩早亡為立後以祀之撫教諸生
均於己子族子殷幼孤奴於豪右贖而歸之性嗜學
尤善誨人凡經指授者多取高第其貌不踰中人言
若不能出諸其口見者類以儒生易之然雖有幹局
非與世浮沉者比故世雖屈抑而卒能自奮以用其
才其於志業亦可謂無負矣君與予妻翁冰蘗孫公
有連其從弟現實先伯少參公之子壻故予知君頗
深頃聞君卒方悲其用之未究也君將葬爵等乃奉
劳伯舒公本直所為狀来徵予銘予顧誼安可辭蓋

君之姪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墓在女兒田楓木塢之原銘曰謂儒非吏特宜橫經時哉時哉孰敢有聲既躓而奮乃用于兵畏瘡登陴却敵完城斯吏斯才亦儒之能道固不渝時或偶乖我弗群趨攫吞儒名既復其始有衢方亨孰執其樞弗久以生用而弗究理弗可憑百世之揚則有斯銘

明故石菴屠公墓誌銘

鄞有隱君子石菴屠公蓄德未施委蹤厥後子安卿由正德辛未進士拜雲南監察御史既三年且以績最膺封典矣而公乃忽捐館舍於是御史君方按江

西聞訃悲甚欲為公示於圖備述公德以幽堂之銘見屬宏念昔備御佐嘗緫公從兄丹山翁之後而予從弟編脩宋又忝御史君同年契義之厚不容以不能辭公諱湖字朝隱石菴其別號也先世汴人宋南渡避地無錫再徙來鄞居邑之甬東諱季者其始遷祖也曾祖諱順以丹山貴贈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祖諱亨良隱德弗耀考葵軒諱琜司訓祁州陞教章平妣陳氏公生而朴茂嚮徃端直百爾浮趨侈尚利射機迎之習不為所染而持己應物一稚誠篤謹約少侍葵軒公於庠誦法典訓期於有立

以伯兄漢早世家務繫焉業弗能就然心潛味得言
論踐履槩依于道作字亦必楷正師法歐虞居常別
白音義務出俚俗之不恊者癸軒性峻厲其官於祁
也公偕其配方孺人隨侍捧以鷄鳴盥櫛加寢候問
朝晡供養惟謹夜必俟就枕乃敢即安終九年未嘗
一日怠弛方孺人德與公合公與之相礼如賓平生
丐一言抵牾事寡嫂吴甚恭孤姪輔視如己子所得
癸軒俸祿歸置產業必以均之癸軒方陳孺人之卒
辛平也公弟二人亦繼歿惟刘氏妹甫亂[illegible]
下公自家奔赴舁四喪以歸葬必誠盡[illegible]

皆已出一言不吳煩親族多歸厚焉　劉氏祭享必先飭具務極豐潔即歲儉寧損宴集而奉嘗之禮不廢嘗曰子孫之思孝前人獨此焉賴廢可乎其處宗姻鄉里一出於信義恭謙凡貴賤戚疎少長之交禮合情洽人無不愛且敬之然性稟莊重不輕語笑稠人廣會中有公在坐無敢詭浪喧鬨族子以豪夸欺誕自恣者受公教戒無不斂肅因而改行者居多其於庭訓尤嚴御史君兄弟知學手寫孝經小學諸書以授之開端嚴勵必先尊義而紬朴蓋皆身自爲教而又以忠孝死節者激勸獎其後卒有成也御史君屢潔

參忠大夫僉紹述纘華歷要婦階初升崇貤疊錫方及
于閫而發孝以善知者傳之然公自幼迄老完守
無虧兹先將後保有世德可以暵九京之目亦何愧
哉公卒以正德戊寅五月乙卯距其生宣德丙寅享
年七十有三方孺人爲同邑少參方公信之之姊其
卒先公七歲子男八人長保亦先卒次佑次佺次僨
早殤次僑即御史君也次作領丙子鄉薦次儼習舉
子業次信孫男四人女三人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
在牛星崗之原方孺人實附焉銘曰　俗靡巧趣
僞飾絶繩偭矩遑卹歟德嗟嗟孺居也如石我言

我動寧守朴直我父我兄弗懈厥施及里閈訓我成式志弗我遂慶由我積惟後之魏登要陟我所未施霈為澍澤渫不卒饗為我心惻尚有顯命賁土幽宅勒詩貞珉用示無斁

明故中奉大夫廣東左布政使方君墓誌銘

廣東左布政使雪菊方君捐館之三年其子重熙偕二弟得吉謀葬前事告于世父浙江左布政使壽卿及季父大學生良臧偕其族子麟趾奉山齋鄭君汝華狀自莆田來請予銘別具書謝不得扶杖踵門之徵其辭哀甚予讀而悲之蓋君之成進士也與壽卿

同年皆予所識援其後敭歷中外皆著賢聲甫二十
餘年皆已涉顯位予度其資其望其年必皆至卿例
無疑頃年壽卿以直道忤貴倖遂歸君又不幸遂棄
其兄而逝此予之所為悲不能已然則銘奚忍辭君
諱良節字介卿雪笏其別號也方與蕭自六村始其
盛久矣後榮宋禮部郎中仁載入國朝鼎為御史御
史從子朝宗為郎中郎中從父弟封主客正郎質菴
公諱朝深娶耆儒巨淵先生之女封宜人陳氏君考
妣也質菴刑家有法宜人用內則助之君與壽卿童
習端重持己矜嚴已為其世父鄉尹朝清公所器既

冠皆精舉業而君尤穎發開悟奪筆驚人成化丙午
提學憲臣小試及御史舞試皆君首列鄉試遂魁多
士弘治庚戌春官偕天下士試覆中選爲書卷第三
人廷試賜進士上第授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委督
芻糧舟稅皆以辦治稱遷陝西員外郎轉禮部主客
司郎中簿領之暇種學績文不以官成自足每課藝
輒獲重語故祭酒蔡公介夫偕以材任提學薦壽卿
及君事未行君擢知台州台劇能處以靜隨事緩急
應之首旌烈婦按胥吏漁民妖僧惑衆之罪聽決據
法不任情曲直或涉倫紀則反覆提諭欲其心革邵

故無晦翁祠君曰是不可無也亟成之廟學橋道陂障當修治者皆汲汲焉不肯後兩浙飢都御史王公廷彩簡良吏分行賑貸君以勞首被剡薦會遭質菴公憂去服除改惠州其治如台又葺東坡祠并祀寓惠諸賢而刻其集瀦豐湖之水濟公卿橋以帶郡郭有事于龍川河源君屬邑也委邑章山入兵間一切調發供億皆倚辦焉事平最公居多時逆瑾擅權以嶺南財賄窟穴檢覈旁午郡邑往往被罪獨惠帑勾稽明甚莫可瑕摘總督諸公先後薦聞遂陞廣東右參政分司嶺東值三省會兵勦賊君獨當一面以捍

爵首功臣金文綺之賜陞右布[illegible]

本省政體民情下上諳悉遺便隱囊　扶無餘

瀧水新會民坐貧嘯聚議者以夷獠　意征之

君獨以為撫便竟以撫定正德丙子秋　入覲舟次

韶之白沙既就寢遽然而逝蓋八月十一日也距其

生天順甲申九月二日得年五十有三配黃氏封宜

人性行慈淑能為君助子男三長男重熙丙子領鄉

薦學優質粹以篤行聞次重紹太學生敏而才次重

耿早慧有大志皆宜人出也女一尚幼許聘副使吳

君約中之子某側室未出孫男六攸暨攸芋攸躋攸

寧攸宜攸居之四君性稟閎深而以涵揉擧止循雅
器度過人居家孝友仁及宗鄙敦尚儉朴不矜貴顯
其與人內朗外和恥為辨察酬應棼擾舒徐中度居
官簡易平恕務先惠利民有遺愛所去見思為文辭
渾涵雋永無斧鑿飯飣之病及門經指授者取高第
若副使李天衢僉事呂珊知府鄭瓛主事賈繼其尤
顯者也以君之才之美所樹立未可量而年僅止此
論者有遺恨焉然早踐亨通官遂名顯無毫髮齟齬
天之畀之不為不厚矣矧其嗣之昌又然邪然以戊
寅十月二十九日葬在龍塘之原銘曰森森六徒並

之陽根株始植從李唐培堅溉沃久益昌中最盛者
推後崇連枝秀挺天苑傍爲國梁棟專封疆一家兩
使叅翱翔浙粤千里遥相望元方負氣正且剛老幹
勁節凌秋霜大材難用猶昂藏季方翹發力尚強誰
其蠱之遽催傷用雖不究澤則長已有書種傳餘芳
龍塘幽宅埋銘章後千百祀垂耿光

明故奉訓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李公墓誌銘

公卒之明年為弘治甲寅其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塟
某山之原於今六年矣墓石尚未有銘其仲子貢士
敎就試京師介其姻家鄧貢士孟寓奏內翰劉子學

先生所為狀來即予請予伯父叅議君稔與公從弟方伯廷章游而敎又嘗同予游太學於公之行槩有聞焉重以劉先生之狀録實可據乃叙而銘之公李姓瓛諱廷達字世居安福之浮山曾大父伯魁大父遵武以公從父紹貴俱贈禮部侍郎兩妣劉氏俱贈淑人父諱組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劉氏贈孺人公生而穎秀儀觀偉然少學春秋于侍郎公文名軋儕類景泰庚午領鄉薦試禮部累不利時論究之天順七年授南京陝西道試監察御史半歳為眞三年考最進階文林郎貤贈如制又三年陟浙江按察司僉

事淛考鮮官歸歸十年乃卒盖弘治癸丑十一月二
十三日也距所生永樂己亥享年七十有五配鮑氏
有賢行先公卒贈如其姑子男二長澂邑庠生次即
敉女二適同邑管瑚廬陵郭言遜孫男女若干公宅
心質直制行剛果恩篤家庭溢于外族學充邃於經
問難之士恒滿門下若從弟方伯公及劉郎中厚本
爲僉事錦皆公高第弟子也其爲御史務舉憲職天
變疏陳汰冗官節貢獻等事皆切時弊奉命印鈴內
馬以歲侵民困聞貧課者多獲免盜蔓延捕區畫有
方部落以寧時院長李公秉高公明皆器公甚他道

難決獄往往移鞫於公公不為勢回貪婪者必繩以法在淛特辨奸植懦民吏畏愛死獄之斷必焚香以請於天原請定辟或時有開釋然素以剛直自處可否施罷必行已志處其位者不悅因中以事公歎曰古固有以直黜者吾何媿哉既歸却掃一室讀書自樂城府中無公之迹嗚呼若公持己蒞官卓卓如是是宜銘銘曰進豈必甲科其名始榮貴豈必台鼎其績乃成賢哉李公邁時而興遂志而行亦惟其能無憾而死無媿而生其葢予銘後百祀兮可徵

金谿處士王君稽本壽藏銘

王處士之從弟悅以狀走其門予日拜手而言

吾兄生正統己未某月某日今年五十有八矣頃已營壽藏於某山之原暇則從賓友子弟優游其上蔭佳木班豐草俯仰自足若不知死之為悲顧汲汲於身後之名鑿石一片時時摩挲撫四則不覺徬徨歎惜繼之以淚其心誠欲及其身存屬名人魁士為銘以托不朽庶其悲有時而塞乎執事方載太史氏筆與人為善無間纖鉅必錄銘文之述敢徼惠於執事乎來有以應也悅又進曰吾王氏本荊國之旁裔世世勤喜文詞國初有諱熙者嘗以殖勤名堂危宋兩

學士皆嘗辱為之記而吾遺亂實藉蓋覆得全要領
以從歸於九泉執事於賜之銘是吾兄能以述祖德
於永永也予曰處士不以死為諱其達矣乎知樹名
以圖久存其賢矣乎能慕世德而追之其孝矣乎是
於法宜銘乃叙其名字世系行實而銘之處士名大
字稽本其先居金谿之明谷里至處士九世矣諱熙
若即其高祖也熙曾孫字亮配周氏是為處士父母
處士平居好讀書然不事進取守先人傳付之業不
欲致我廢敗勤身嗇用蓄以完厚若親舊閭井饗遺
周䘏則惟禮義是顧不數數以校計為憂少日頗負

氣不能下人既入官有氣服益知自戢為鄉邑長擊苟氏生子男一曰綏有孫男三長政次教次斆政聰惠可遠到處士遣入邑庠補弟子員將以成其欲為之志銘曰緊美王君宜蜚而伏孰甘泯泯為草為木守死即朽維永厥開我啟治[illegible]仍攸存

明故南京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肅圭

峯先生羅公墓誌銘

先生卒之又明年為正德辛巳

聖天子入紹大統起居舊望言者不知先生已即世薦疏交上既而臺使以訃聞儒紳莫不惜之曰天奪

胡為奪圭峯之速也所司上先生履歷文行以贈謚
請詔贈禮部尚書謚文肅諭祭營塟皆如制又蔭其
子垣為國子監生儒紳又莫不宜之曰如圭峯其無
媿於異數矣垣卜以嘉靖癸未某月某日塟先生某
山之原使人至京師求狀於考功夏君于中而以銘
屬予予先生同榜素厚恨先生之學不盡其用自先
生與館舍方為斯文悼歎不已尚忍銘先生也哉雖
然誼不可辭先生諱玘字景鳴號圭峯姓羅氏世家
南昌之南城曾大父俊傑用薦任蘭溪司稅大父耕
[illegible]父[illegible]之西征翁之呈具[illegible]

右侍郎大夫傅氏母侯[illegible]貝淵人[illegible]
其母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囷數十拖五色雲而下股
拜呼天熊俄隧壓而寤越三日先生兒時頭角嶄異
奇氣勃勃言議動作皆不肯後人嘗與群從兄弟遊
遇遺金衆争趨[illegible]獨先生[illegible][illegible]之未嘗色動讀書目
數行下若涉獵不甚經意于大義了然西蔡遣入邑
庠初謁尹尹以少易之試對[illegible]出奇響應尹為刮目
初治春秋既冠改治書及長樂謝公士元守郡集群
秀講誦又改治詩博洽淵奥儕類皆莫敢望而文尚
奇崛力追古作試於鄉六七竟不為有司所知成化

吾邑應令兼賑饑之詔例升國監時閣老丘文莊公為祭酒議南都聽北留先生固以請至三受朴而就不少挫公心異之然猶且數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强乃爾耶先生昂首大聲對曰惟中秘書未嘗讀耳乃始留之而識其名於堂柱越數日季試先生稿立就居宿構焉六館士數百人無有能及之者公驚歎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更命作長安賦以為可步兩都過知厚輒贊賞之丙午試京府時李文正倚文穆二公同典文衡得先生文奇之以冠多士撥出相慶以為得人明年遂登進士改翰林

庶吉士益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皆推遜弘治己酉授編修名益重求者户屨相接然先生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日苦思必得意始命筆意苟未愜稿雖數易不厭也毋一篇出醲郁頓挫多不經人道語士林傳誦文體為之一新志在經世限職守嘗不得施遇時事可言者輒以己見發諸奏牘而主於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知武岡劉遜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觸 孝宗怒併下詔獄先生言遜至付所司鞫辦公法具在豈遽拔而誅之即有不白救之未晚泮等

睞往誠可罪然在 陛下宜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
事李夢陽者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先生謂鶴齡在
肺腑 陛下固將主成之若夢陽萬一瘐死或自裁
乃滋為鶴齡累 孝宗感動溥洋等及夢陽之責中
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
籍記大行斥逐先生謂具瞭攸繫不必指而暴其惡
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識者
韙之乙丑考滿陞侍讀正德丙寅陞南京太常寺少
卿歷四年轉本寺卿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又嘗言
刑署國監及派敗司之事所在必救弊壞而更新之

臺隸有募役銀相承以給私月獨卻那受寺外之使
遷既復遂以是創為吏舍有餘又斥之以新庫閣昔
古祠留守諸權貴見先生挺拔不群往往巖憚自戒
都人遇先生于道亦皆肅然時　武宗臨御已五年
而前星未耀中外人人瞿懼自危而莫敢以為言者
先生連疏請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潜奪奸雄睥睨
之念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國諸老一無所顧蓋先生
雖遠去闕庭而其憂世之心懇懇焉未嘗忘也壬申
秋滿三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歸山中貽書知
舊猶輒以時事為屢然絕意齊荊城府無先生一遊

逆濠素忌先生甚重之嘗間以金帛使及門先生
豫走旁邑避不與接濠亂先生已卧病聞有司將舉
義猶豫未決力疾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巳卯七月
二日也距所生正統丁卯享年七十有三初娶王氏
贈孺人繼蕭氏封如之子一即坦也女一紫玉適臨
川饒珙孫錞錡鈳鏄先生居家孝友處宗鄙有恩
義所不可雖其親之命不肯苟徇其事師交友之道
庶幾古人官兩京鄉人以公事至者卹其艱厄惟力
之視必歸於厚蓋先生鍾奇氣而生其心迹類以示
自見可謂一代之人豪也銘曰所系山秀拔而七[illegible]

山之水清駛而東馳鍾爲異人肇澂鬼奇蕭之賦游其珍也遅藝苑文堂大放厥辭嘔心擢胃以古爲師氣韻沉鬱周鼎商彝高曠遠馭天馬不羈行與文類志弗狗時迴翔兩都矯矯自持念切國本欲拯其危先幾冐諱如公其誰未老而歸弗究所施惟其文章必永厥垂

明故太傅瑞安侯贈太師諡榮靖王公墓誌銘

太傅瑞安侯王公以嘉靖甲申五月廿十六日卒于京師之邸第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公太師諡榮靖命禮部諭祭工部治塋皆如制又以布粟賻之

其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橋等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塟
公於都城西平河鄉塋前橋衰絰持鴻臚薛君舜輯
所為狀介尚寶邵君節夫來請予銘按狀公諱源字
宗本別號觀瀾其先世居密雲曾祖諱福洪武初歸
附以軍功授密雲中衛百户福長子壽以父戰歿襲
陞義勇某衛千户而其弟諱鳳因占籍應天之上元
公祖也鳳子五人其次二諱鎮是為公父娶段氏生
女上儷 憲祖為 孝貞純皇后以恩澤累陞中軍
都督而段封夫人公為 純皇后長弟性淳厚自少
以禮自持成化甲午都督公歿遂授錦衣衛都指

揮使壬寅陞中軍都督府同知甲辰封瑞安伯歲推
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弘治戊
申 孝宗敬皇帝以恭上 聖母尊號為皇太后推
恩舅氏益祿百石越五年壬子進封為侯更號奉天
翊運推誠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益祿三百石
錫誥券子孫世襲追封其父阜國公母阜國太夫人
曾祖祖之贈皆如公之爵邑曾祖妣高氏祖妣甚氏
皆侯夫人癸亥加太保乙丑 武宗毅皇帝以恭上
聖祖母尊號為太皇太后恩加太傅又益祿三百
石正德戊寅以[illegible] 孝皇太后[illegible]益祿三十石蓋[illegible]

荷爵命寵錫駢蕃昆季子姪重圭疊組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而公以恬淡處之服膳輿馬不為侈靡田宅自賜予之外未嘗妄有所干常以恭慎率其家人戒飭僕御無得與細民爭利其賢聲藹然著于縉紳之間而其居家又甚孝友恨阜國早棄榮養事太夫人務盡其懽與其弟崇善伯清云仁伯潘手足之情甚篤太夫人之未老也一錢尺帛必具手出室無私藏視群從類於已子鄉鄰姻友不敢以貴富加之雅好書史喜吟咏風晨月夕往往延賢士夫賦詩飲酒為樂蓋感里之好德而文者也故其卒也知者莫不惜

焉公生於天順戊寅五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七配
柳氏安遠侯浦女繼孫氏錦衣千戶璠女皆封侯夫
人子男三長即橋嗣侯者也好學覩賢可繼公美次
馬氏駙馬都尉誠女繼張氏錦衣指揮岳女次櫚尒
相俱錦衣百戶女二長適某某侯蔣壑次尚幼孫男
二曰炯曰偉嗚呼自古外戚家席椒房之寵欲釁
氣盛鮮有不驕奢淫泆以下[illegible]國憲而上為斥德之
累者所謂其居使之然也惟我　純皇后以樛木之
仁衍螽斯之慶其有功於廟社蓋與周之姒同而
不私外家志存撫抑又遠過於漢之明德唐之文德

故禮讓之化行于戚屬示戒以孚如公為貴介弟乃
能持盈守謙深自降抑無一毫憑藉之態歷事
四帝有譽靡而無訾毀論者蓋以契宏陰識擬之於
是益足以彰 純皇后之德之盛銘以著之豈不宜
哉銘曰鍾阜儲英篤生 聖女來嬪于京麗哉
憲祖母儀 三朝德配厚坤愛有恩澤及其諸昆賢
哉瑞安謙畏謙抑曰我所師惟宏惟識彼紛彼愚豈
不寵榮史冊遺譏我所蓋稱晉錫其揚僭受多祉不
色以溢慎終如始爵列五等官則三公有贈有謚卹
典從崇殁有美譽傳之戚里邢隧家聲𠛬有賢子孫

河之鄉其封若堂最德勒銘百世之光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七終